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 
第二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鐘名鼻涕 惡鬼作惡事槓折龍頭

話說無垢和尚聽得孫癩子說要去城裡瞧處決趙如海，即正色說道：「這殺人的勾當，不是我們出家修道的人所應看的。我原意並不打算傷他性命，他自己要借此屍解，我只得由他。」孫癩子道：「萬一趙如海是因恐怕你處置他，故意是這般做作。瀏陽縣又和前次一般的殺他不著，豈不上了他的當嗎？」無垢和尚道：「決不至此！他若敢當著我說假話，便不至怕我了。所可慮的只怕縣太爺答應他葬社壇，及每年春秋二祭的話靠不住，以後就還有得麻煩。」孫癩子道：「那種答應的話，自然是靠不住的。縣太爺為要他自己說出殺他的法子，說權且答應，可見將來決不答應。趙如海不是糊塗人，怎的這樣閃爍不實的話，也居然相信了？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我為趙如海這個孽障，也受累好幾日了。於今只要他不再出世害人了，我的心願就算滿足。以外的事我們都可以不管。你我已□來年不見面了，難得今日於無意中遇著。我去城裡的時候，曾順便帶了一葫蘆好酒回來，我兩人分著喝了罷。」孫癩子是生性最喜喝酒的，聽說有酒喝，連連點頭笑道：「原來你那禪杖上掛的葫蘆裡面是酒啊。我在城裡初看見你的時候，心裡正猜度不知你那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呢。你那酒葫蘆倒不小，不知一葫蘆能裝多少酒？」無垢和尚一面起身從床頭取出那葫蘆來，一面笑說道：「我這葫蘆從外面看了很平常，喜酒的人得著了，卻是件好東西，誇張點兒可以說是喜酒人隨身的法寶。」

孫癩子即起身將葫蘆接過來掂了一掂輕重，約莫有三四斤酒在裡面。仔細看了幾眼，笑道：「這葫蘆的年代，只怕已很久了。究有些什麼好處？就外面來是看不出是什麼法寶來，不過象這般大的葫蘆，也不容易尋著便了。」無垢和尚道：「你當心一點兒，不可掉在地下打破了。因裡面裝滿了一葫蘆的酒，太重了些，落地就難免不破了。沒有酒時倒不要緊，這葫蘆大的不稀奇，比這個再大三五倍的我都見過。這葫蘆的好處，就在年代久遠。實在已經過了多少年，雖不得而知，然只就我師祖傳到我師傅，由我師傅傳到我，總算起來便已有一百二□多年了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這不是一件古玩家用的什物，年代越久遠，越朽敗不中用，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無垢和尚笑道：「若是年代久遠了，便朽敗不中用，我還說它做什麼呢。這葫蘆的好外，在我師祖手裡便已和此刻一樣，可見得以前已不知經過多少年了。這葫蘆裡面，不問你裝什麼酒進去，只將塞頭蓋好，無論你擱多少年不喝，不但不至變味，並且越久越香醇，分量也不少毫釐。這一層好處，在尋常的酒葫蘆中，已是少有的了。然若僅有這一層好處，還夠不上說是喜酒人隨身的法寶，最大的好處，乃是喜酒的人出門走長路，走到了荒僻的所在，每苦沾不著好酒。有了這葫蘆，儘管沾來的酒味平常，只須裝進這葫蘆裡面，停留一兩個時辰，喝時就和好酒一樣，若到了連壞酒都沾不著的時候，就用開水裝進葫蘆，蓋了塞頭，等到冷透了再喝，比荒僻所在沾來的壞酒還香醇得多。」孫癩子聽了，喜得捧著葫蘆嘻嘻的笑道，「有這們大的好處嗎？這簡直是我們隨身的法寶！可惜是你師祖傳師傅，師傅傳你的，我不敢厚非分之想。若是你得來的容易，我就不客氣，忍不住要向你討了。」

無垢取出酒杯來，將葫蘆接過去斟了兩杯酒道：「且請嚐嚐這葫蘆裡酒的味道何如再說。」孫癩子當無垢和尚揭開葫蘆塞頭的時候，即嗅得一陣撲鼻很濃厚的酒香，已禁不住口角流涎了。端杯一飲而盡，舐嘴嚙舌的說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

無垢和尚道：「我師祖、師傅都是出家人不能戒酒，偏巧我又是一個好酒若命的人。這葫蘆可算是物得其主了。我師祖、師傅不能戒酒，受酒害的只有他個人本身，與旁人無涉，更不至因酒壞多人的事。我於今則不能，一舉一動，在這紅蓮寺裡都是可以成為定例的。我若再將這葫蘆傳給我的徒弟，則將來勢必成為禪宗的衣鉢，豈不是一樁大笑話？大凡一件好東西，若不遇著能愛惜能使用的人，也和懷才不遇知己的一般埋沒，一般可惜。我於今已次計從此戒酒了。難得有你這般的人物來承受這葫蘆，就此送給你去享用罷。」

孫癩子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只是口裡卻不能不客氣道：「這樣希世之物，怎好如此輕易送給人。我有何德何能，更怎好領受你這般貴重的東西。你不要因我說了一句貪愛的話，便自己割愛讓給我。」無垢連忙擺手道：「你我何用客氣。若在幾年前，我不為這紅蓮寺著想，你就向我討索，我也決不肯拱手讓給你。於今我的境遇既經改變，湊巧有你來承受這葫蘆，還算是這葫蘆走運。不然，我不久也要忍痛將這葫蘆毀壞了，與其毀壞，何如送給你呢？」孫癩子這才起身對無垢作了個揖道：「那麼，我就此拜謝了。」無垢笑嘻嘻的雙手將葫蘆捧給孫癩子。從此，這葫蘆可稱是遇著知己了，一時片刻也沒離過孫癩子的身邊。這夜，孫癩子就在紅蓮寺歇宿了。

次日早起，特地走到東邊廊廡下看那銅鐘。果見向外邊的這一方，有一條尺來長，三寸來寬的地方。不過銅質好像磁器上面的彩釉一般，透著淡綠色。用手摸去，其堅硬與銅無異。不由得不心裡歎服無垢和尚的法力高妙。正在撫摸賞玩的時候，無垢和尚反操著兩手，從容緩步的從佛殿上走了下來。孫癩子迎著稱贊道：「果然好法力。有了這口鐘在瀏陽，也可以跟著這口鐘傳到後世若干年去了。我料這鐘必沒有名字，讓我替它取個名字，就叫鼻涕鐘好麼？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有何不好？不過鼻涕這東西太髒了，此後不能懸掛在佛殿上使用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正要它不能懸在佛殿上使用，方可望它留傳久遠。若是朝夕撞打的鐘，至多不過百年，便成為廢物了。」

當時虧了孫癩子替這鐘取了這個名字，漸漸傳揚開了。至今這鐘還在瀏陽，不過土音叫變了，鼻涕鐘叫成了鼻搭鐘。這話後文自有交代，於今且不說他。

卻說孫癩子這日辭別了無垢和尚，帶了酒葫蘆，欣然出了紅蓮寺，回到瀏陽縣城。就聽得街上的人說：趙如海果在昨夜月光之下，按照那砍頭的法子殺去。說也奇怪，劊子手等到冷水澆上趙如海頭頂的時候，一刀對準趙如海地上的影子斫下，趙如海的頭顱，竟應手落地，略動了一動，就嗚呼死了。趙如海老婆到殺場痛哭祭奠，預備了棺木收屍，要扛到社壇去埋葬。縣太爺忽然翻臉不答應了，說社壇是社神受祭祀的所在，豈可安葬這種惡人？勒令趙如海老婆打回家自己去擇地掩埋。趙如海老婆不敢違抗，只好淚眼婆娑的教扛柩的夫役，暫且遵示扛回家去。

這們一來，趙如海又作怪了。一口棺材連同一個死屍，重量至多也不過五六百斤。平常五六百斤的棺木，八個人扛起來，很輕快的走動。這次趙如海的棺木，八個人那裡能移動分毫呢。加成一□六個人，龍頭槓都扛得渣喇一聲斷了，棺木還是不曾移動半分。一般夫役和在旁看的人都說：這定是趙如海顯靈，非去社壇裡安葬，就不肯去。於是公推地方紳士去見縣太爺稟明情形，求縣太爺恩許。縣太爺赫然大怒道：「這種妖人，生時有妖術可以作案。本縣為要保全地方，不得不處處從權優容。此刻既將他明正典刑了，幽明異路，還怕他做什麼。你們身為地方紳士，為何不明事理到這一步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聲有鬼魅能壓著棺木，合夫役扛抬不動的道理嗎？這分明是趙如海的老婆，想遵從她丈夫的遺囑，故意買通夫役，教他們當眾是這般做作的。這種情形，實是目無法紀！可惡，可惡！本縣且派衙役跟隨你們前去，傳本縣的諭，曉諭趙如海的老婆和眾夫役，趕快扛回家去擇地安葬。若是再敢如此刁頑，本縣不但要重辦他們，並且立時要把趙如海的棺木焚化揚灰，以為此後的妖人鑒戒。」幾個紳士碰了這們大的一個釘子，誰還敢開口多說半句呢？縣太爺登時傳了四個精幹的衙役上來，親口吩咐了一番話，一個個雄赳赳的跟隨眾紳士到殺場上來。

趙如海的老婆正在棺木旁邊等候紳士的回信。四個衙役也不等紳士開口，走上去舉手在棺蓋上拍了幾下，對趙如海老婆喝問道：「還不扛回去掩埋，只管停在此地幹什麼？哦！你因你丈夫的屍還沒有臭爛還不曾生蛆麼？這們大的熱天，不趕緊扛回去掩埋，你以難道要在這殺場裡賴死不成？」趙如海的老婆哭道：「請諸位副爺問他們扛柩的人，這一點兒大的棺材，用一□六名夫來槓，還扛不動半分，所以托各位街鄰去向太爺求情。」衙役截住話頭，問道：「什麼呢？一□六名夫槓不動嗎？」說時，掉過頭望著那些扛夫，說道：「你們是扛不動嗎？」扛夫齊聲說道：「實在是和生了根的一樣，休說扛不起肩，就想移動一分、半寸也不行。」衙役橫眉鼓眼的望著眾扛夫下死勁呸了口，罵道：「放你媽的臭狗屁！你們這些東西，也敢在老子面前搗鬼嗎？你們老實

說，每名受了趙家多少錢，敢是這般約齊了口腔搗鬼？」這一罵只罵得那些扛夫抵著頭說冤枉。趙如海老婆也連忙分辯道：「副爺這話真是冤枉。」

衙役那容他們分說，一疊連聲的喝問扛夫道：「你們扛走不扛走，快說？不扛，老子也不勉強你。」扛夫苦著臉，答道：「我們都是執事行裡的扛夫，平日靠扛喪吃飯的，能扛走還要等待副爺們來催逼嗎？請副爺看，這裡不是連龍頭扛都打斷了，還是不曾打動的嗎？」衙役瞅也不向龍頭槓眼，就揚起面孔說道：「好，看你們搗鬼搗得過老子！」接著，又對趙如海老婆道：「我老實說句話給你聽罷，太爺吩咐了，限你在一個時辰以內將棺木扛回去，若過了一個時辰還沒有扛去，便不許人扛了，拼著幾擔柴幾斤油，就在這裡將你丈夫化骨揚灰。你知道了麼？這一班扛夫太可惡了，太爺吩咐拿去重辦。你趕緊去另雇一班來扛罷。」說罷，也不聽趙如海老婆回答，四人都從腰間掏出一把細麻繩來，不由分說的，每人一串牽四個，拖到縣衙裡去了。可憐□六個扛夫，不能分辯，不敢反抗，只好哭的哭，抖的抖，聽憑衙役牽著走。趙如海老婆聽了衙役所說那番比虎還兇惡的話，又見扛夫被拿去了，只急得撫棺痛哭。

此時天色雖在下午，然天氣晴朗，日光如火。經趙如海老婆這一陣痛哭，陡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砂，曬人如炙的日光。為砂石遮蔽得如隔了一重厚幕。在殺場上看的人不少，看了這種天色陡變的情形，心裡都料知是趙如海的陰魂顯靈了，各自都有些害怕，恐怕撞著了鬼，回家生病，不約而同的各人向各人家裡逃走。只是還沒跑離殺場，就是一陣雨灑下。天色益發陰沉沉的，風刮在身上，使人禁不住毛骨悚然。不過大眾仗著人多，且又不曾看見什麼鬼物出現，那幾個曾去縣衙裡求情的紳士，覺得在這時候大家躲避，可以不必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幫助趙如海求情的人，趙如海既有陰靈就不應該害我們回家生病，於今□六名扛夫冤枉被拿到縣衙裡去了，我們不能不去縣衙裡設法保釋出來。天色是這般陡然變了，料想這位縣太爺也不能說是無因。

幾個紳士的心裡相同，遂不顧風雨，一同復向縣衙走去。此時街上的景象，非常使人害怕。因為還在白晝，天色便是這昏沉沉陰慘慘的，加以雨苦風淒，彷彿有無數的鬼魂在風雨中滾來滾去的一般。滿城的商家鋪戶，平時都卻道趙如海生時的厲害，今日又都知道是為縣太爺翻悔昨天答應他葬社壇春秋二祭的話，特地在白晝顯靈，嚇得家家當門陳設香案，叩頭祭奠。一個個默禱趙如海，不要和他們不相干的人為難。剎那間，一城的人心都驚惶不定。不知道趙如海這一次的顯靈，究竟有沒有什麼效驗？且待下回再說。